

TEGU JINGGUAN JISHI

特區警官紀實

吳鳳加 著



香港文藝出版社



作者小传

1953年在广州，我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后来，父亲弃武从文当了一家晚报的总编辑。母亲干文秘工作，写一手好毛笔字。我常为自己的籍贯而困惑，父亲是山西人，母亲是湖南人，在广州生下我之后，全家又在安徽生活了近三十年。我在安徽合肥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文革”冲击了我的家庭，也使我少年失学。1971年入伍，五年后退伍，又回合肥当工人。1979年被选调到合肥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从此开始了文学生涯。

也许是生活经历的曲折和父亲这位老新闻工作者遗传给我的一点灵气，我写的通讯居然评上一等奖。1981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邮票的故事》。1984年发表《奇怪的小伙子》获青年文学奖。我涉猎较杂，组诗、报告文学、名人专访、小说、剧本等等，什么都写。1986年调到广东武警总队政治部任营职干事，1988年被授予少校警衔。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广东分会。现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工作。已发表的作品有《不仅仅是爱》（长篇小说），《南粤特警队》、《特区特警队》（军旅武林系列小说），电视剧《诱惑》、《勒索》，以及二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等。

目 录

南中国海的警官.....	1
中英街纪实.....	33
特区女警官.....	58
在黄金和女人的诱惑面前.....	65
黄金卫士.....	68
羊城特大碎尸案.....	72
骗 局.....	97
疯狂的宗族大械斗.....	176
女 贼.....	219

南中国海的警官

南海，位于我们共和国陆地的南端。从地图上看，那片蓝色的区域就是她。地图上的文字还会告诉你：南海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海。在南海上，从北到南，分布着大大小小数以千计的岛屿、沙滩和礁石。除了东沙群岛以外，在海南岛的南部、北纬20度线以下的海域里，主要有三大群岛。它们是：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南海实在是太大了，她一望无垠，海天相连。海水是深蓝深蓝的，近乎于黑色。有人说，海上无风三尺浪。没错，在这片浩瀚万顷的海面上，每时每刻，海水都在翻腾着，荡起层层叠叠无数朵雪白雪白的浪花。在那墨一般黑的汪洋大海上，四面八方到处都泛着雪一般白的波浪，显得十分美妙、壮观。

风和日丽，南海上到处都会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渔民捕鱼都愿意去深海。那里，每一块水域，你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远远的，就能看见渔家的风帆，你如果再定睛细数，就会看出仅在那片水域里就有二十多张风帆呢！而过一会儿，你就会看不见他们了。任你在海面上怎样搜索，也无

法看到那远去的帆影了。

在台风季节，南海上的气候和环境都十分恶劣。那种时刻，天是黑色的，海是黑色的，黑色的风，黑色的雨。海天都在吼叫着，疯狂地滥施淫威。那劲头，似乎要发生一场爆炸，出现一个火山喷发的大震荡的局面。凶恶的台风，使多少人多少船葬身海底。在南海上，台风给那些有人居住的小岛，带来了多少桅断船翻、屋毁人亡的惨剧呵！

然而，炎黄子孙们并没有退缩，他们祖祖辈辈经历了一个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勤劳勇敢地、一代一代地在这片南海上生活了下来。

南海，我们祖国美丽富饶的万里海疆。

正像自然界时有狂风暴雨一样，南海海面上的人类社会也常发生一些惊心动魄的事件。

直到今天，有一些国家还在声称南海上的某些岛屿是他们的领地。在南海的上空，一些不明国籍的军用飞机经常突然间贼一般地掠过；海面上，一些外国的舰船常常远远地在那里游弋；海底，那些洋人的潜艇的踪迹也时常出现在我军的雷达显示器上。

有人正时刻窥视着我们这片珍宝般的南中国海。

南海的海面，更加不平静了。

据记载，19××年到19××年，南海海面上曾×××次地飘来过悬有反华反共宣传品的气球。

某年，南海上曾漂来一只木船，船上空无一人，只剩有一柄折断的桨和一只小孩穿的皮鞋。

某年，在中沙群岛附近的海面，漂来一具男尸，尸体已

经溃烂，但可看出，死者是个渔民。几天后，人们又发现另一具男尸，仍是渔民模样。

某年，一只水缸大小的水雷漂浮在海面上。当渔民们知道那是只一触即发的爆炸物时，吓得四处逃散。在那段时间里，渔民们都不敢出海了。

在西沙群岛生活过的老人们大概都还记得，有一年，海上漂来一具裸体女尸，死者是个外国人，金发碧眼。显然，死者生前遭到了极为野蛮凶残的暴力侵害，她那两只乳房被割去了，阴部被挖了个洞，小腹的肠子从这洞里拖了出来。

还有一桩令人费解的事。那年，海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漂浮物。漂浮物上托着两件捆在一起的东西，一件是一串晶莹透亮的无价珠宝，一件是一把手枪。漂浮物上还有一片木牌，上面写着一行英文字母，意曰：“祝你走运。当心！”

……

自然，这些形形色色的事件，都是前几年的事了。

海上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出现，使人们想到了海上的治安管理工作。这不仅是处理具体事件的需要，而且也是行使主权、发挥职能部门的作用，维护主权利益的要求。

1980年，我广东省人民政府在西沙群岛永兴岛上成立了一个公安派出所，它隶属于原先就设在永兴岛上的政府机构“广东省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管辖，为该“办事处”的派出机构。

这个派出所的职责和任务是：一、负责对永兴岛上的干部、居民以及来往人员办理户口注册登记手续。二、为各地的进出港渔船办理报关手续。三、依照有关规定，对本岛实

行治安管理。四、依照我国的法规，处理解决整个南海水域内的内外海事纠纷和案件。

这个派出所的全称叫做：

“广东省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中沙群岛公安局永兴边防派出所”

今天，永兴派出所的工作早已由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十名官兵担负了。

在永兴岛上，在南海水域内，在广大渔民中间，许多人都非常熟悉“梁志强”这个名字，这个梁志强就是1986年全国边陲优秀儿女铜质奖章的获得者，永兴派出所的副指导员。

海上的故事太多了，还是先从他说起吧。

—

1983年春节后的一天下午，在离海口市约30公里远的文昌县的清澜湾码头内，人潮如流，喧声一片。码头边，一艘巨大的“琼沙号”客轮正停泊在那里。“呜——”琼沙号拉响了汽笛。再过一会儿，它就要起航了。

这时，一个年约二十四、五岁身穿一套橄榄绿制服的小伙子出现在码头上。听到琼沙号的汽笛声，他向那边看了看。紧接着，他扶了扶肩上的包袱，快步向巨轮走去。

十分钟以后，琼沙号船行在茫茫大海上了。这时，他又迎面挺立在船头的甲板上。琼沙号破浪前进，把他带入他所向往的那个美妙的地方。

……他差点儿来不了这里 幸亏是“先斩后奏”才得以

此行。

春节前夕，武警海南行政区支队的有关领导征求他的意见：“小梁，西沙永兴岛的边防派出所缺少干部，我们想让你去，不知你有没有困难？”“是去当海警吗？”小梁问。

“有些工作跟海警相似！”“那我去！”

领导又说：“那里条件艰苦，交通也不方便，不象在大陆，也不比海南岛……”

梁志强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做好工作，完成任务！”

领导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桩本来很难做的思想工作，碰到梁志强，却几句话就解决了问题。

谁知，梁志强春节回家探亲时，这件事又成了问题。

广东鹤山县是梁志强的家乡，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形势，鹤山变样了。在梁志强的家乡，涌现出了许多万元户、10万元户，家家户户都在盖房子，买汽车。梁志强的父亲听说儿子要去西沙，坚决不同意。他说：“别说你去西沙了，就是多当一天的兵我都不想让你干了。还是转业回来吧，你叔叔在县轻工局当领导，他说了，只要你回来，工作不成问题！”

梁志强自然与父亲理论了一番，儿子如此执拗，为父又有何办法。

这道关并不难过，最难的是未婚妻那一关。

她说：“你要是去西沙，那我们只好分手！”

“这……”梁志强心中被刀刺了一下，他痛苦极了。

他想做工作，也做了些劝说工作，但是没有用。她，总

是哭，不理他。

他主意已定，只好横下一条心，“吹就吹！谁也别想阻挡我去西沙！”

春节一过完，他就返回部队了。临走，老父亲来送行。奇怪，她也来了，眼里闪着泪花，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还悄悄塞给他一张玉照。

“来劲！”梁志强兴奋地差点儿跳起来。

他终于心无牵挂地去西沙了。那里有一个《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是一篇文章的题名。那篇文章激起了他无限的向往。

还有海上的那些惊涛骇浪和那些神奇的故事，不正是一个海警的用武之地吗？……

永兴岛就在前面了，这永兴岛是西沙群岛中最大的岛，也是居民最多的岛。在甲板上，此刻能看到岛上那茂密的椰林和码头边高耸的瞭望塔。当琼沙号靠近码头时，岛上的人都跑来了，迎接祖国大陆来的亲人。

上了岸，梁志强在码头上四处张望，岛上的一切对他来说新鲜极了。椰树，水枇杷树，瞭望塔，海军战士，天空，渔民，泥土和石块，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富有魅力。他又想起了那篇文章，体味着文中抒发出来的感情。

西沙的确是美丽富饶的。在永兴岛，可以见识到许多有情趣的事儿。梁志强首先感到新奇的，是派出所院内的水枇杷树。水枇杷的果实一成熟，就会自己往下掉。在树下坐一会儿，就能看到水枇杷不时地“噼噼啪啪”落地的情景。有时，水枇杷打在头上，还怪疼的。水枇杷比核桃大些，绿色

的皮，里面的肉是粉红色的，可以吃，有甜味。他还喜欢去海滩的胶盘处捡海石花，那里水流湍急，很危险，可是，为捡那些形态各异的海石花，他什么也不顾了。他还在退潮时捡过红口螺。这种螺的肉非常鲜美，它们在海边常常是成群结伴的。站在没膝深的海水里能很清楚地看见它，有时候，他能在半小时内捡上一桶。在海边钓鱼也十分有趣。先在水里洒些饭粒，很快，海里的石斑鱼就成群地围过来了。这时，你只要把那光秃秃的鱼钩放入水中，鱼就会去咬，它一咬，鱼钩一提，很容易就钓起来了……

梁志强在饱览了西沙的美景之后，渐渐地对周围的一切感到乏味和没趣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生活完全失去了原先的光彩，他开始真正体验海岛艰难困苦的生活了。

永兴岛地处低纬，气候长年湿热，盛夏时，平均气温为40度，最高可达47度。高温酷暑，令人焦躁不安。夜晚，两三点钟了，屋里如同蒸笼，无法进入。水，在永兴岛上是最伤脑筋的问题。食用水全靠陆地上运来，由于量少，必须节省着用。据说，每吨水价高达10元钱。洗澡用的水是井里抽上来的，井水含盐份很高，也是咸咸的、苦苦的。用井水洗澡，浑身发痒，头发发硬；用它洗衣，布质变得象帆布一样硬。最令人担忧的是潮湿了。在永兴岛上，一台崭新的自行车或电风扇，只要用上一个月，便立刻锈迹斑斑。潮湿的气候，使许多人都得了关节炎。梁志强不得不在每天晚上睡觉前，用护膝套在腿关节上。在台风季节，岛上生活就更加艰苦了。永兴岛上，每年只有10月到第二年的1月这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种菜。因为这期间气候温和，没有台风。台风

一来，海上交通中断，食用水和副食品无法供应，大家就靠吃罐头，摘野菜，喝咸井水生活。在最困难的时候，梁志强还吃过酱油泡的饭。台风还给梁志强这样的“烟民”带来了灾难。供应一中断，库存的香烟又抽完了时，他就和战友们一起，把木瓜叶和晒干的茶叶渣卷起来抽。

啊，西沙原来是如此艰苦！怪不得那些从陆上运来的家禽一上岛就要死，怪不得很多人不愿意来，怪不得岛上的人见了船就那么地高兴！

永兴派出所坐落在岛的西南角，它有三幢平房，平房周围是一堵围墙，围墙外是一片山丘，上面长满了高大的水枇杷树和椰子树。这样的环境，梁志强必须在这里至少生活三年。

在一般情况下，所里的工作不是很紧张的。永兴岛上的居民只有二百多人，这些人大都是海南行政区派到永兴岛上的政府、商业、卫生、邮电等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由于人少和人口流动性大，岛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单纯，很少发生纠纷等民事案件。这样，派出所工作的重点，主要就放在为渔民报关登记上。其实，这项工作在平时也是很简单的。渔船进港了，渔民们主动来到所里，拿出船舶户口簿报关，派出所就给他们发放出海证。每天的工作，一般只用3个多小时就处理完了。到了晚上，派出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巡逻。不过，永兴岛很小，面积只有1.85平方公里，岛的周长约5公里。环岛走一圈，一个半小时就够了。

如此简单而又单调的工作与生活，梁志强是很不满意

的。他年轻，精力旺盛，有着使不完的劲儿，这样无聊乏味的生活，岂不要将他憋死！他对岛上的一切越来越熟悉，也越来越厌倦了，工作和生活的热情一点也鼓不起来了。当他想起临来时领导说的话：“那里环境复杂，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他感到实际上根本不是这回事。

他常常站在海边，手扶着腰间的手枪，望着翻腾的大海，心想：在西沙建一个派出所，让他们这些武装警察人员来这里过清苦而又乏味的生活，有这个必要吗？！

二

在西沙，如果没有台风，生活是平静的。

永兴岛上，那些原始丛林里的每一株树木都在悄悄地然而又是激烈地竞争着，它们在争夺空间、争夺阳光，互相排挤、攀比。它们那硕大的、又肥、又厚、又亮的树叶把一块块地面遮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就在这阴暗潮湿的树荫里，那些带刺的、长毛的、有藤的植物，都仿佛变成了一种爬行动物似的，互相刺入、互相缠绕、互相紧裹，于是，很多枝茎扭曲了、弯折了、垂悬了。泥土是红色的，那灰色的刺、白色的毛，青波绿叶、褐藤黄须，更使这里成了别一番的大千世界。你若来这里，会有一种难以言状的紧迫感。

永兴的港湾，常泊着数十条渔船。渔船大小不一，一个挨一个地排列在一起，远远看去，这里就是一片海上房屋。在波浪滚来时，这片“房屋”也会起伏，形成一种错落有致的景观。在这片渔船中，每条船与每条船几乎没有间距，都是船舷靠着船舷，船头顶着船尾。从这条船可以走到另一条船

上。只要上了岸边的那条船，就可以一直走到最外边的那条船。就像船与船之间紧紧拥挤在一起一样，每条船的船舱里，似乎也都那么拥挤，吃的，喝的，坐的，睡的地方都在一处，你不能站着，得坐着。转身时，要注意顾盼左右，以免碰着东西。就在这狭小的天地里，常常居住着三代人，有老爷子，大闺女和光屁股的小孙儿。渔民们悠然自得地生活着。在这片桅杆林立、此起彼伏的渔船间，时常传出叫骂声，嬉笑声。在舱顶的烟囱上，不时冒着缕缕炊烟，飘出阵阵鱼虾的香味。不过，你若来这里，或许也会生出一种难以言状的紧迫感。

梁志强对这一切，已经司空见惯了。

然而有一天，他的平静生活突然被搅动了。

“梁先生，梁同志！”办公室外有人急促地喊他。

“谁呀？”

话音刚落，一个渔民闯了进来。“梁同志，报个案！”

“报案？”梁志强很奇怪，“报什么案？”

“我的潜水镜，被人偷了！”

偷？这地方也有盗窃案？他想。

“怎么回事？”他问道。

“昨晚还在我船上放着的，今天早上发现没了！”这渔民的腮帮上长有一撮毛。

“一撮毛”见对方没吭声，又说：“我怀疑，是广西来的那条船上的两个年轻仔干的。昨晚他俩到我船上来过，向我要过火用！”

也许梁志强过惯了永兴岛上的太平安宁的日子，也许他

长期没有办案，手心早想得痒痒了。这会儿，他忽然发了火：“什么，偷东西？永兴这里还有贼？”

他喊着，他不能容忍在西沙这块美丽圣洁的地方有丑恶肮脏的事情存在，他不能允许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有案犯出现。

“走，看看去！”他挎上手枪，跟着“一撮毛”去了。

他们一前一后来到码头边，来到那片数十只渔船停泊的岸旁。

“一撮毛”在他身边又开始述说事情的缘由了。那神态十分恭敬、恳切，不时还用手比划着。

梁志强好像没在听。他威严地站在海边，眼光在每一只船上搜索。

梁志强的到来，对渔民们来说，心理上是有有点紧张的。很多人都从舱里爬了出来，手扶桅杆，侧身探头地看着这个武装警察。因为在西沙，在南海上，还会有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人员，这是一般人所没想到的。可事实不容置疑，梁志强头戴的大沿帽上的国徽，在阳光下正放射出夺目的光芒。

停了一会儿，梁志强跳上船，向那条广西来的渔船走过去。“一撮毛”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后来，许多人也都跟随了过去。

也许是做贼心虚的缘故，广西船上的那两个年轻仔见武警过来了，急忙从舱里钻出来，站在船边迎候。

“你是广西来的吗？”梁志强发问。

“哎，是，是！”俩人频频点头。

“昨晚干什么了？”

“嗯，没，没干什么……”一个人支吾着。另一个人涨红了脸，忙说：“我们去湛江那条船上借火，后来，后来看见他的潜水镜，就顺便借，借来用用……”说着，他转身进舱，摸出了那只潜水镜，把它交给了站在一旁的“一撮毛”手上。

“走，跟我去派出所谈谈！”梁志强严肃地说。说完，转身就走。

“这，武警同志——”

他俩见梁没理他们，惊慌失措地互相看了看，然后，只得跟随着梁志强走去。

看来，在西沙，在南海，即使没有台风，生活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不久，一起海上纠纷更使梁志强认识到这一点。

那是在冬天，有一天午后，梁志强和所里的同志们正在学习文件，忽然，外面跑进来一个渔民，喊道：“不好了！不好了！打起来了！海上打起来啦！……”

所长蒋日标是个老同志。一听这事，就对梁志强说：“走，我俩去看看！”

他们快步赶到码头边，这时，渔民们立刻围拢了过来，七嘴八舌地乱嚷着。人多口杂，听了半天，他俩也没听明白，只知道是为了抢木材，双方发生了争执。

“人呢？在哪里？”梁志强问道。

“那儿，那儿！”渔民们指着远处海面上的点点帆影。

蒋日标对梁志强说：“去不去看看？”

“走！”梁志强响亮地说。

他俩找来一艘摩托艇，就箭一般地驶了过去。

小艇劈波斩浪，飞速地前进着。在它的后边，拖下了一条长长的弧形的白色水带。

看着周围茫茫大海，想到眼前面临的任務，梁志强自語道：“这下子，我們成了名符其實的海上警察了！”

前方出現的是兩條漁民的機帆船，摩托艇就直奔過去。

在摩托艇與前面的那兩條機帆船靠得較近時，梁志强和蔣日標才看清這兩條船並未停泊，而是不斷地航行着。

他們放慢了速度，遠遠地觀察着。

——奇怪，他倆看到了一個奇怪的现象：兩條船航行的速度都不十分快，但卻靠得很近，几乎是并排行駛。船一边走，一邊互相碰撞。不是這條船碰那條船，就是那條船碰這條船。碰撞之後，主動撞過去的那條船又很快閃開了，接着，那被撞的船又貼過來，向那閃開去的船再撞過去。這兩條船，就像兩個淘氣調皮的孩子在邊走邊打鬧似的。

“這是在幹什麼？”所長蔣日標納悶了。

“你看，快看！”梁志强忽然拍了一下蔣日標，用手指着說，“有人，船後邊！”

在一條船的尾部，纜繩拖着水中一個黑糊糊的東西。一個人影子向着那被纜繩拖着的黑糊糊的東西游過去。他挨近它了。然後爬上去，騎在那東西上面。接着，他手裡似乎有什麼工具，在砍、在砸那緊拴着的纜繩。

纜繩似乎斷開了，水中的那個人好像將那黑糊糊的東西撥引到一邊，大概又套上了另一條纜繩，那黑糊糊的東西於是就被這邊一條船拖着走了。

當水中的那個人爬上自己的船後，另一條船上的一個人

忽然又扎进了水里。

他游到船尾后的那个黑糊糊的东西旁，也爬上去，用工具（可能是斧子）砍那缆绳。

缆绳又断开了，他就把它拨向自己的船尾，再拴上绳子，让自己的船拖着它。

.....

两条并驾齐驱的船依然是碰撞着，发出“咣咣”的响声。

看到这里，梁志强对蒋日标说：“我们过去吧！”

摩托艇立时开足马力，迎着前方那两条打闹的渔船冲去。

在接近渔船时，蒋日标和梁志强都站起身，挥动着手臂，高声向渔船喊道：“停船！停船！”

两条渔船似乎都没有看见迎面而来的载有两个武装警察的摩托艇，依旧行驶着。或许，这会儿的两条船，就像两个红了眼的仇敌在厮打时一样，任凭旁观者怎么劝，他们都会不予理睬。

眼看渔船就要与摩托艇相撞了。忽然，摩托艇一侧身，轻捷地转了个弯，向右边驶去。然后，它又从渔船尾部绕过来。

当渔船还在行驶时，摩托艇不停地这样绕着它转了几圈。

在绕圈子的过程中，梁志强从几个侧面看到两条渔船上的人都站到了自己船舷边，双方指手划脚，大声嚷着。有的人已开始向对方推搡着，一场殴斗流血事件眼看就要发生了。